

宗教教育小組

參加會議的人，最喜歡有條不紊地進行討論，並且討論內容能環繞着中心。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必須組員和主席雙方通力合作；單靠主席善於掌握會場，仍是不夠的。

例如宗教教育小組第二次小組討論會上，進程利落，爭論高潮疊起，主席鄭寶蓮女士開始時就提出「利用最少時間，達到最有效的討論方法」，她說：最好多做「家課」，預先把草案看清楚，和詳細研究內容，有甚麼意見，先整理過寫在紙上，到開會時提出，然後把寫好的紙交給秘書參攷。（這方法值得各組推廣——筆者按）

鄭女士能夠穩定地處理會議進行，首先由馬修女簡單介紹第一章：以培育教友為中心，所以培育計劃分青年、兒童、成人等幾方面。跟着，代表們紛紛提出問題。關於堂區內的宗教教育，有一位修女說：現在一般團體缺乏「彼此關心」。另一位教友跟着指出：「在各堂區各善會，各自為政，正是鷄犬相關，老死不相往來，與過去宗

徒時代的精神相去太遠。」

於是，討論引入高潮，直到另一個問題由一位神父提出。他認為：堂區是聖教會中心，無堂區就無教區，所以教區應給堂區充份發揮自由，不要太多的律例束縛，以便自尋傳教方法及培育教友。

一位神父支持這見解，他說：「用甚麼組織方式方法都是好的，主要是能在該地方情形下促進基督徒精神，競爭是大家嘗試找出一種最好的方法，最要緊是給予自由發展——不超過一定的道德標準。」

又一位神父補充說：「堂區制度應根據該區教友需要而適當改變，以便於培育教友。」
不贊成以上意見的神父認為：「誓反教就是各自為政，今天與伯多祿時代不同，所以我們要尊重教區，否則犯上，改好是可以的，但不能反對，無規矩不成方圓。」

一位教友折衷說：「原則上服從教區，但按各堂區特點適當的自

教區會議會場點滴

由發展。」

關於草案上的建議「試辦一些不同階級的堂區，例如勞工堂區、青年堂區等。」曾神父對這項建議，作出有力的反駁，他說：「如果這樣做，將製造更多困難，形成堂區中分階級，以及將青年、老年等等劃分開來，有碍團結，形成製造階級。」

普通教育小組

因為教友提出：安裝意譯風，或者找一個有意譯風安裝的地方開會。這問題討論了二十五分鐘。然後討論「是否贊成用此草案來討論？」

接着討論的是「草案的第一部份導言，要不要討論？」
很多教友認為必須按順序，先討論導言。顧名思義，導言就是引導之言，概括整個草案內容，使讀者獲得一個正確概念，以便根據導言提示的精神，逐點討論全部草案內容，假如這個提綱挈領部份沒有明確，以後根據甚麼原則去討論？

反對最激烈的可算周先生，他以肯定的語氣說：導言將來會根據結論而改變，導言包羅萬有，如將導言討論在先，會影響以後極不好，如果現在討論導言，則不切實際。

在雙方尖銳辯論時，一位修女說：「既有不少人提出應按順序討論導言，是否來一次表決呢？」

後來沒有表決，實行「跳過」導言不討論，開始討論幼稚園報告書。

幼稚園報告書第一項第二項未討論，就討論第三項，第三項未付表決，又討論教授方法了。關於「幼稚園應否有家課？」這問題，討論凡三十五分鐘，然後通過幼稚園不給家課。但是表決之後，又有教友及副主席申述理由，認為「幼稚園應有家課。」接着又轉移討論「可能有人冒充代表」出席討論會問題，佔用十五分鐘。
筆者不敏，未明何以小組的職員要堅持不按草案內容的順序討論——跳過不討論導言？豈非本末倒置？
（雪瑪利）